A MANIFESTO AGAINST THE PUBLISHING SYSTEM

FERDINANDO FREGA



反出版體制宣言

「Roots & Memory」系列第八卷：一份分為四部的文學宣言，探討出版體制為何無法容納持續、不經中介的產出——以及當作者不再請求許可之後，還剩下什麼。

版權頁

Ferdinando Frega — Nando the Scribe — The Fifth Blade

「行為密碼」的敘事先驅。他圍繞著一個想法，打造了一美元的出版生態系：金融沒有金錢問題，它有的是行為問題。

於 ONEDOLLAR-STORIES 生態系中編輯與策劃。數位架構：NAPLES-POST · NOASPECTTIME · ONEDOLLAR-STORIES。2026 年首次出版。採用為數位閱讀最佳化的簡潔現代版式。於美國出版。

著作權聲明

© 2026 Ferdinando Frega / Frega Editore。採用 CC BY-NC-ND 4.0 授權。

門檻

致踏入者

跨過這道門檻，意味著把體制的語言留在身後。這裡沒有任何東西需要被理解——只需要被承認。你進入的不是一本書，而是一種狀態。你在裡面遇見的東西，不等待許可、居中斡旋或批准。從這一刻起，你要為自己所辨認出的東西負責。

文學宣言

這本書為何存在

這份宣言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出版體制不斷談論作者，卻不知道該拿他們怎麼辦。它為作者命名、挑選他們、修改他們、發行他們，卻無法理解他們。不是出於惡意，而是出於結構上的不相容。

作者不是一種職業角色。他不是市場的一項功能。他不是一個有待最佳化的變數。他存在於一種狀態之中。

當體制遇到一種狀態，它會試圖讓它正常化。失敗時，它就稱之為「瘋狂」、「不成熟」、「不足」或「缺乏方向」。這份宣言的誕生，就是為了不再使用委婉語。

這不是在為作者辯護。這是一項技術性的觀察：出版體制的設計，容納不了持續產出真正寫作的東西。

這本書不呼籲改革。它指出一種侷限。並且提示一條出路。

編輯說明

計畫範圍

這是本系列的第五張、也是最後一張海報。它不引入新主題。它收尾。

它不是散文。不是小冊子。不是文化評論。它是一個劃定界線的行為。

目標讀者不是一般讀者，而是整個出版界：出版人、經紀人、編輯、譯者、顧問、平台、發行商、培訓者、選稿人，以及人類與自動化的演算法。沒有人被排除。沒有人被追究責任。

本文不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、替代模式或最佳實務。它描述一個早已越過的不歸點。

獻詞

私人的公開文書

獻給那些不請求許可就產出寫作的人。獻給那些已不再為自己解釋的人。獻給那些已經明白持續不是傲慢、而是生存的人。

封底

認知摩擦

這本書不會改善出版體制。它不會幫忙「發掘新作者」。它不會讓市場更公平。

它只有一個用途：讓人清楚看見，作者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，而是體制無法容納的那個變數。

認出自己的人，什麼都不必做。覺得被攻擊的人，已經明白了。

序

先行之聲

如果這份宣言在你看來過分，那不是因為它誇大，而是因為它描述了平常藏在語言底下的東西。

本文不論證。它做減法。它減去敘事。它減去辯解。它減去浪漫。

剩下的不是一個論點。是一個事實。

前提

最低限度的定向

這份宣言誕生於一本不尋求正當性的書。*Author Inside Madness* 不是個人自述，而是描述一種生產狀態，與那個聲稱要管理它的體制互不相容。在這裡，這種狀態被從主體身上分離出來，成為可以作為結構現象來閱讀的東西。

你不必同意。只要誠實。

作者附記

承擔責任

本文不代表任何人。它不代表任何群體發言。它不尋求共識。它在寫作時預設：讀者要為自己如何運用所理解的東西負責。

接下來的一切，都無意讓人安心。

導言

正文前的最後一步

出版業沒有陷入危機。它是認知受損。這份宣言不試圖挽救它。它超越它。

分部

內部架構

本文分為四個循序漸進的區塊。每一個區塊都進一步縮小詮釋的空間。沒有情緒的升高。只有壓縮。

開場

第一槍

作者不進入體制。是體制試圖進入作者。在這裡，它失敗了。

第一部 — 宣告

收件人

這份宣言寫給出版界的每一個人。沒有例外。沒有階級。它針對那些做決定的人、過濾的人、修改的人、發行的人、評估的人、翻譯的人、培訓的人、衡量的人、變現的人。它也針對那些自稱「獨立」、「另類」、「旁支」或「前沿」的人。

它不是寫給作者的。不是寫給讀者的。作者不需要被說服。讀者不需要被引導。本文對那些管理的人說話。

被排除者

尋求安慰的人不是收件人。想覺得自己是對的人不是收件人。要求速效解方的人不是收件人。把角色與功能混為一談的人不是收件人。

這份宣言不對話。不談判。不調解。接下來的內容沒有「溫和」版本。只有一個可讀的版本。

技術性的導論

出版體制並不邪惡。它甚至不是無能。它與自己保持一致。它的設計是為了挑選、標準化、降低風險、預測行為，以及複製行得通的模式。

問題出現在它遇到無法被建模的東西時。真正的作者塞不進模子裡。不是出於反叛。是出於本性。

作者不是一個角色

作者不是一種職業、一個角色、旅程中的一個階段，或一個未來的承諾。它是一種生產狀態。它在被授權之前就已產出。它在沒有回饋的情況下持續產出。它不停下來等待認可。

這種狀態與任何建立在等待、挑選、批准與排程之上的體制都不相容。體制認不出它。它詮釋它。

奠基性的錯誤

出版業的第一個錯誤是語義上的。體制把已經被正常化的東西稱為「作者」。體制把仍可管理的東西稱為「才華」。體制把無法被容納的東西稱為「瘋狂」。

這不是意識形態的選擇。這是結構性的反射。當某個元素放不進格子，被質疑的不是格子。是那個元素被病理化。

正常化

編輯不是中性的工具。挑選不是文化行為。發行不是服務。它們是正常化的機制。如果目標是讓東西可讀、可賣、可複製，它們運作得完美無缺。

當它們遇到不請求許可、不合規格、不放慢、無法被辯解的寫作時，它們就失靈了。到了那一刻，體制不修正。它驅逐。

無聲的驅逐

驅逐不是透過明確的拒絕發生的。它透過沉默、延後、建議、一條被推薦的路線、一個未來的承諾發生。這是一種客氣的驅逐。理性的。有理有據的。

承受驅逐的人往往沒有察覺。他們以為自己「還沒準備好」。他們早已在外面了。

道路的神話

沒有所謂的出版道路。只有一種追溯的敘事。它是事後建構的，在某個案例已經成功之後，為了讓它可以被複製。

沒有任何真正的作者走過那條路。是那條路在事後被畫在他周圍。任何提早試圖走那條路的人，都在被訓練成依賴。

對持續的恐懼

出版體制不怕作者。它怕的是持續。一本書可以管理。持續的產出不行。持續打亂排程，使策略失效，讓挑選變得無用。這就是為什麼它被勸阻。被稀釋。被打斷。

持續的創作不是一種價值。它是一種系統性風險。

收束

這份宣言從一個簡單的觀察出發：出版體制陷入危機，不是因為它找不到作者，而是因為它不知道該拿那些真正存在的作者怎麼辦。

接下來的一切都不是提案。它是後果。

第二部 — 拆解

作者的「發掘」

出版業聲稱它發掘作者。那不是真的。作者不是被發掘的。他們是在已經可讀、已經可化約、已經拿得出手時被攔截下來的。不能立刻被破解的東西不會被探索。它會被避開。發掘需要無法變現的時間。體制沒有這種時間。

作為藉口的過濾

過濾被說成是品質的保證。它其實是相容性的屏障。它挑選的不是最好的。它挑選的是不會擾亂它內部平衡的東西。過濾不問：「這篇文字是必要的嗎？」它問：「這篇文字會惹麻煩嗎？」如果答案是會，文字就過不了關。

作為中介者的編輯

編輯不是文字的守護者。它是體制的中介者。它真正的任務不是改善寫作，而是讓寫作更可預測、更一致、在內部更站得住腳。當文字抵抗時，編輯不堅持。它回報不相容。決定早已做好了。

照護的神話

「我們照顧作者」是最常被說出、卻最少被實踐的句子之一。照護只存在於作者產出得少、願意等待、懂得道謝的時候。當作者加速，照護就變成損害控管。一個從不放慢的作者，是無法被照護的。

經營事業

事業是一種排序的虛構。它被用來放慢產出、切碎成果、維持對敘事的控制。產出太多的作者，會被指責沒有在「經營」。他正在溜走。事業並不保護作者。它保護體制，免受作者節奏的衝擊。

未來的承諾

未來是最有效的圍堵工具。「不是現在。」「以後。」「下一本書。」「時候到了再說。」未來被用來中和現在、關掉急迫感、懸置衝突。接受未來的作者，就放棄了現在。

作為幻象的發行

發行被說成是通路。它其實是有條件的能見度。文字到不了讀者手上。它卡在種種障礙、演算法與優先順序之間。發行不放大。它稀釋。一篇持續的文字，每一次被調整去適應一個認不出它的櫥窗，就失去一分力量。

作為理由的市場

市場不做決定。它是被搬出來的。它的作用是結束討論，而不必承擔責任。「市場還沒準備好」的意思是：「體制不想讓自己曝光。」市場不讀手稿。它讀的是被允許它看見的東西。

作為救贖的平台

平台被描述成替代選項。它們不是。它們是換了一種語言的自動化過濾器。它們不讀文字。它們衡量行為。堅持不懈的作者不會得到獎賞。他會被吸收，或被弄成看不見。

收束

出版業聲稱要做的一切，都只服務於一個功能：在遇到無法管理的東西時拖延時間。問題不是倫理的。是結構的。現在，體制已完全暴露。

第三部 — 內在的作者

不是個案，是一種狀態

Author Inside Madness 描述的不是一個個人。它描述的是運作條件。它不是個人故事。不是被敘述的創傷。不是告白。它是一張地圖，描繪當寫作不是選擇、而是結構性的必要時，會發生什麼。體制不知道如何閱讀它，因為它認不出這種必要。

作為一種狀態的寫作

真正的作者不是在「寫」。他一直都在寫。他不會時進時出文字。他不等待對的時刻。他不衡量時機。寫作不是間歇的行為。它是一種持續的狀態。體制以事件運作。作者以持續運作。不相容就在這裡產生。

作為防衛標籤的瘋狂

當體制不理解時，它就貼標籤。「過度。」「強迫。」「缺乏距離。」「無法持續。」瘋狂不是臨床診斷。它是一個安全用的名字。它的作用是保護體制，免受那些無法被放慢或解釋的東西衝擊。

未經授權的產出

真正的作者在任何人要求之前就已產出。他不等合約、檔期、確認、策略。他產出，因為不產出是不可能的。這種產出被視為錯誤。它其實是內在的一致。體制獎賞等待。它懲罰急迫。

功能性的孤立

作者的孤立並不浪漫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它被用來維持持續、保護節奏、避免干擾。體制把孤立解讀為人際關係上的無能。它其實是生產的衛生。

作為威脅的持續

持續不是出版上的美德。它是運作上的威脅。一個從不停下的作者，使指標失效，讓挑選變得無用，掏空「上市」的概念。體制需要停頓。持續的作者不需要。因此，他被邀請停下來。或者消失。

意料之外的讀者

真正的讀者不是出版策略所想像的那個人。他不尋求安心、歸屬或指引。他尋求共鳴。體制建立目標客群。作者遇見個人。因此，體制無法預測文字自由流通時會發生什麼。

作為政治行為的翻譯

翻譯不是改編。它把一種狀態從一種語言移到另一種語言。體制翻譯是為了擴大市場。作者翻譯是為了維持持續。每多一種語言，控制就少一分。這就是為什麼大規模翻譯被視為過度。

作為唯一語言的產出

作者不解釋。他產出。體制要求脈絡、訪談、傳記與意圖。作者以產出回應。這被解讀為傲慢。它其實是精確。文字是唯一不說謊的語言。

收束

作者並沒有與體制衝突。他是不在同一個尺度上。不是因為他更高明，而是因為他在另一條軸線上運作。體制無法修正這一點。它只能忽視它，或試圖縮減它。還剩最後一步。

第四部 — 最後一幕

不是危機，是一道門檻

出版業不是在經歷危機。它已越過一道不可逆的門檻。越過這道門檻後，挑選不再運作，居中斡旋拖慢一切，正當性無關緊要。體制繼續運作，彷彿這道門檻沒有被越過。這份宣言的作用，就是為它命名。

作者不會回來

持續的作者不會請求赦免。不是因為他驕傲，而是因為他沒有理由這麼做。他已經在生產。他已經在流通。他已經被閱讀。體制不再是必經的一步。它只是眾多選項之一。而選項不會孕育服從。

中介的終結

當產出是直接的，中介就成了雜訊。它不是被對抗。它是被忽視。這正是體制難以接受的一點：它不是受到攻擊。它是被繞過了。

不可能的改革

沒有任何出版改革能夠容納真正的作者。任何規範、整合或陪伴的嘗試都來得太遲。這個結構早已被現象的速度甩在後頭。

讀者已經做出選擇

讀者不等待許可。他追隨引起共鳴的東西。他不區分出版的、自費出版的、發行的、獨立的。他只區分活的與死的。其餘都是官僚。

以沉默作為回應

體制會以沉默回應。那是它最後的防線。它不會否認。不會爭辯。不會正面交鋒。它會照常運作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。但沉默阻止不了產出。它讓產出變得不可逆。

這不是一場戰爭

沒有衝突。沒有反叛。沒有敵人。有的是一種決定性的錯位。體制捍衛自己的形式。作者追隨自己的必要。沒有共同的立足點。

離場說明

這些不是操作說明。是認知說明。承認作者無法被管理，承認持續無法被修正，承認控制早已失去。接受它，或者繼續假裝。兩種選擇都有代價。

剩下的是什麼

出版業只剩一個選項：停止談論作者，開始觀察他們而不加干預。不是為了挽回他們，而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損害。這份宣言不要求加入。它要求清醒。

收束

作者不需要出版業才能存在。出版業需要作者來為自己辯護。這本書不是為一場辯論作結。它讓辯論變得毫無意義。該明白的人，早已明白。

軸外之部 — 曝光

我不是在打造一個替代方案

我在做的不是另一種出版模式。不是一個平台。不是一套定位策略。我不是想證明「我們可以做得更好」。我在證明我們可以不需要它。不請求進入。不等待認可。不協商節奏。這不是一個反對任何人的計畫。它是一個漠然的計畫。

產出不是挑釁

數量不是挑戰。持續不是訊息。速度不是展示實力。它是一種不會消失的狀態的直接後果。我產出不是為了佔據空間。我產出，是因為停下來會扭曲這個過程。任何把這些數字解讀為炫耀的人，用的都是在這裡不管用的範疇。

價格是濾網，不是透鏡

價格的設定不是為了獲利，而是為了避免說謊。它沒有高到足以製造身分地位。也沒有低到足以製造噪音。它只有一個用途：篩選出那些因認同而進入、而非因衝動消費而進入的人。在這裡，錢衡量的不是價值。它衡量的是有意識的注意力。

我所尋求的承認

我不尋求認可。我不尋求保護。我不尋求代表。我所尋求的承認是技術性的：被看作一個持續的生產者、一個非標準的作者、一個一致的系統、一個無法被同化的現象。我不想被納入。我想被承認為不相容。這是唯一重要的承認。

為何要曝光一切

曝光一切不是道德上的透明。它是一個結構性的選擇。它讓數量、節奏、重複、一致都變得可見。它的作用是拿走體制最後的武器：曖昧。這裡沒有什麼需要詮釋。只要觀察。

我不是在打造一個社群

我不尋求觀眾。我不尋求追隨者。我不尋求歸屬。閱讀的人獨自閱讀。進入的人不經召喚而進入。社群是圍堵的工具。我經營的是個別的軌跡。這讓這個現象無法被管理。而這是刻意的。

語言的運用

語言的增加不是市場擴張。它是刻意的失控。每一種語言都瓦解中介。每一次翻譯都削弱中央權威。每一個自主的版本都削弱階級。我不尋求文化上的一致。我尋求結構上的持續存在。

我為什麼不停下

我不停下，因為停下就意味著去適應外在的時間。我的時間存在於過程內部。它不可協商。它無法被同步。這自動讓任何管理的嘗試失效。

這就是承認的時刻

業內人士現在明白了，這無關內容。這關乎完全的自主、不經中介的生產、無需正當性的承認、存在於體制之外的出版。這無法作為模式被複製。它可以作為事實被閱讀。

真正的收束

我不是在要求空間。我是在佔據意料之外的空間。在出版業工作的人可以忽視它。可以淡化它。可以把它歸檔為異常。但他們再也無法假裝沒有看見。這本書不是一個結尾。它是一份確認。

收束

以上為一個立場作結。它不介紹一位作者。它不要求認同或詮釋。它只是用來劃定空間。

從這裡開始，不再提出任何論點或建議。不開啟任何討論。不啟動任何事情。

接下來的東西不解釋這份宣言。不補完它。不為它辯護。它是一種存在。僅此而已。

Ferdinando Frega